

New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



自然与自由

——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



□ 曹永国 著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一种在“古今之争”的漩涡中考量卢梭教育哲学思考的新视界，

为我们全面理解卢梭教育哲学思想提供了很好的智力支持与思想资源。借助于对卢梭

教育文本的创新性诠释，本书充分展示了卢梭所思考的教育问题在现时代的巨大魅

力，凸现了现代性教育理念中的“自然与自由”的二律背反，提出了教育与完整、美

好、卓越的本质性关系。本书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尝试性阐明了在现代性困境

下追寻美好教育的理性基础与可能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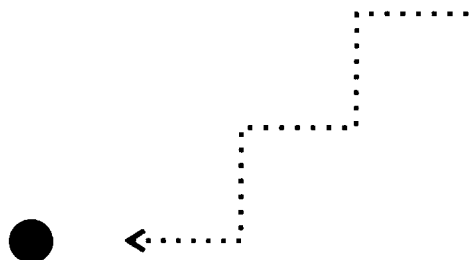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教育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New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



自然与自由

——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

□ 曹永国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然与自由：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曹永国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12
(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
ISBN 978-7-5334-5935-2

I. ①自… II. ①曹… III. ①卢梭，
J. J. (1712~1778) —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5421 号

当代教育哲学的新进展

自然与自由——卢梭与现代性教育困境

曹永国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350001 电话：0591—83706771

83733693 传真：83726980 网址：www.fep.com.cn)

出版人 黄旭

发行热线 0591—87115073 83752790

印刷 福州东南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市金山工业区 邮编：350002)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插页 1

字数 266 千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5935-2

定价 51.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总 序

教育是人类伟大的实践，就如政治实践一样，它须以人类高贵和美好的目的为根据，即以善的目的为归属，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实践的美善，与理想的本真、价值判断的正当、选择的合理、行动观念的正确等密切相关，它本质上是需要价值原则进行慎思的规范性实践。作为价值实践，教育不可避免地需要哲学对实践进行规范性的思想言明，需要思想指陈教育的理想、价值、原则。

哲学的规范性探寻，指向生活的“本相”和教育的“理念”，探寻善的人与善的教育的“本质原型”，探究事实世界中没有现实化的规范性本质，如，哲学在纯粹的理念意义上提出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德，什么样的教育最好、什么是正义的生活、什么是正义的教育等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在形而上的层面进行解释，从而提出正当的生活及教育的普遍理由。哲学所做的“理念”工作，指向现实生活，提出的是好生活和好教育的原则或形式，以此影响人们的生活观和教育观。所以，哲学的实践感或实践意识不是说为实践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或者以某个角度描述了教育现实，而是把实践作为人类判断、选择美善生活的价值行动和目的行动，从而提出生活实践或教育实践的理念、理想、价值和原则等，引导人们作出实践的判断、反思和选择。

哲学理解生活，理解教育，它追问理想的生活和理想的教育，探询教育与生活行动的观念、理由和原则，确立实践的纯粹形式与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是问道，即追问和言说各种价值行动的道理，提出有道理的思想，依据道理而观照、理解人的生活行动，所以，哲学以思想关照世界和人，关

照教育。这意味着教育哲学的研究不是描述实践事实，而是创造规范性语言及其对话，分析在生活及教育问题中隐含的观念和思想，进行辩理，提出解释性的规范（normative）理论。教育哲学创造思想，创造对话和辩理的方式，目的是创造规范性的思想，为教育实践的具体行动言明伦理原则。

现实世界中的教育是人的给予性实践。人的实践由于人的局限性而容易犯错，教育中的诸多问题都是人的观念或行动的错误造成的，所以，哲学需要探究教育真理，从而形成对现实教育的反省和审慎。这样，哲学以思想的创造，关心生活秩序的治疗，关心教育秩序的治疗，关心心灵秩序的治疗。哲学怀着对生活的热爱之情，追寻生活的真理，形成源自真理的思想，以思想去分析产生教育问题的根本缘由，追问观念的混乱和意见的谬误，判断实践行动的对错好坏，只有这样，现实的生活或教育才可能会减少错误的选择，降低走向歧途的危险，避免观念的谬误或价值的混乱造成心灵秩序的颠覆和实践秩序的混乱。

如此看来，教育哲学的思想本身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实践。“思想活动，它的道路通向希望。”（维特根斯坦语）我们现在最为需要的是建立新的思想方式，以便评析我们意见的偏见和观念的谬误，形成对教育真理的理解，以丰富真诚的思想触及教育实在，通过思想的丰富而为教育实践行动领域的多元化创新提供资源。我们不仅要尊重现实的经验，而且要以开放的心态探索教育的真理与理想，否则，我们永远无法触及教育问题的本质，永远无法把现实的改造落实于恒久而理性的方向。我们教育实践的错误与失序，在于我们没有理念，没有价值准则，我们以错误纷杂的意见掌控教育行动，自以为真理在握，认为只有自己提出的见解最好，这样的执迷不悟致使我们不能开放地追寻真理，尊重思想的多元性，最终造成对思想和实践的双重损害。我们只有尝试从教育之根上去把握问题，也许才真正开展思想活动，才能形成新的经验，才能萌发新的思想方式，我们才能为现实的改造而提出多元思想的

努力，才能瞻望真理而提出对教育的观念、价值、目标和方式的思考。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出版这套丛书，试图激发多种多样的思想活动，在汉语教育学界搅动思想探求的热流，从而催生多元的思想。本丛书的目的，让我们关于教育的一些基础观念清晰化，并且为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寻找合理性的基础。哲学是思想语言，那就意味着哲学的探究终究是对真理的分歧，这就为思想留下对话或争论的空间，以便让新的思想生长出来，所以这套丛书的目的是抛撒思想的酵素，引发对于教育实践的重大问题的哲学思考。

本套丛书的出版，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的重大支持，沈群老师为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的无私的奉献使得丛书面世。在这里衷心感谢福建教育出版社，感谢沈群老师，也感谢本套丛书的所有作者。

金生鉉

有人为金子而祈祷，有人为无边无际的土地而祈祷。
而我为我的同胞的喜悦祈祷，
直到我的四肢在土地中受到扭曲——一个男人
他赞颂值得赞颂的东西，
散布责备作恶者的种子。
然而，人的卓越
就像葡萄藤那样成长
得到了绿色雨露的滋养
在聪慧而公正的人当中，茁壮成长
直达那清澈的蓝天。
对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有各种需要——
不论是在艰难困苦中，还是在欢乐喜悦中，
大多数东西都尽力追踪他能够信任的眼睛。

——品达

在每一个已被认识的文本中，都还隐藏着值得思想的东西。

思想总是有待思想的，并只能由有待思想的东西本身来规定。

——海德格尔

前 言

小人物之所以“小”，恰恰因为他自以为是不依赖的。而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大”，是因为他能够从其他“伟大”的著作中听出他们最伟大的东西，并且能够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改变这种最伟大的东西。

——马丁·海德格尔

即使我已经三次尝试了她的方法，但不幸的是，我所缺乏的就是她的特质。

——亨利·詹姆斯

现代性解放了人，把人提高到了令人眩晕的位置（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把个人推上危险的境地。福柯说现代性将人杀死（人死了）。自由是现代性充分挖掘的价值。但是在现代性的发展中，自由异化了，成为一种毫无精神内涵的混乱、放纵。自由自身反受其害，单纯的自由成为各种异化自由之物最喜欢的东西。自由是个人被各种物件、流行观念奴役的最好前提。自由使个人陷入到另一种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中。教育无疑背负着现代性的自由使命，恢弘个人的主体性。然而，在这个现代性的气息里，教育注定不能逃脱现代性的宿命。一种隐蔽的规训、控制和惩罚潜藏在教育之中，教育又似乎处处在宰杀自由。在这个自诩教育年代的今天，教育确实获得了大发展，我们受教育的年限也在不断地增加。这是我们都看得到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失去的又是什么？如果把教育称为“‘做’人”（使人成之为“人”），那么很显然，在这个年代里，我们似乎看不到教育（现代教育无疑在“做人”，但只是将人做成“非人”）。

如果说自由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价值，那么我们似乎看不到教育中的自由。任何一个稍有些意识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今天我们教育的这种可怕的危机。我们已经深深触摸到教育沦为一种赚钱机器和谋生手段所带来的后果，以及其所营造出的一种金钱关系的氛围。这种后果和氛围正在腐蚀着我们的道德，瓦解着共同生活的根基，改造着我们的文化。我们正在挖空心思地使自己成为奴隶，甘于成为“物”之奴隶。安之若素，甚至还窃喜。或许生活中摆脱不了这样那样的奴隶，但是又岂能如此而已。鲁迅先生这样评说道：

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①

活命主义的教育正在催促着我们再奴隶化过程的完成。按照我们的教科书知识所讲，奴隶是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个人摆脱了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个人也获得了自由，可以自己去获取自己的生产资料。人成为一个自由的劳动者，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也是我们从教科书中学到的知识。然而，面包并不能提供自由，面包并不是自由的温床。我们依附于“物”，并自甘为“物”的奴隶，马克思的担心早已经出现，对“物”的依附性可能转化为商品“拜物教”。如果现今的对“物”的无餍足的获取是一种自由行为的话，那么人类的自由境况就是一种恶化，那么我自己就真不知道自由是什么了。那些伟大的追求自由的思想家们就一定需要接受我们的教育了。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奴隶就是那些只知道获取物质财富的人，只看到

^① 鲁迅：《南腔北调集·漫与》，《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8页。

物质财富的价值的人，他们所有的智力都支付在如何提高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上面。确实如此，我们只是比动物多了一些高级的谋生工具，教育或许只能使我们成为“技术白痴”。此两者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至少我们知道人之异于物并不在此。

人的本性以及可以称之为人之独特性的东西，远远超乎人们通常叫做理智和选择自由的东西之上，即令它的理智与自由可以被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也仍然达不到这种独特性。……仅就技术性智能而言，爱迪生与一只聪明猴子的区别只是程度上的，即使这程度很大。^①

如是，生活就有动物化的趋向。教育则无疑推动着这一个“化”的过程。

现代性出现了危机。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在我们这个时代甚是流行。对现代性背景下教育的反思亦是如此。其中许多理论非常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教育的认识。然而，我们似乎只能局限在现代性的圈子内来对待现代性及其教育困境。（我们仍在一种现代性的圈子里打转）理论的工具化、肢解化、功利化、实用主义化等在这种对现代性下教育的反思中完全盛行。现代性的方式已经渗入到我们的骨髓之中，使得我们唯其如此才能对待一切。对现代性下的教育的思考已经变为了一种技术，大量的智力浪费在如何运用技术（批判的武器）上面。用教育去思索人生、社会的问题，用教育去反思现代性的问题也许十分不足。缺乏对教育深层次的问责，当然也缺少那种严肃的心态。结果便是我们的教育研究陷于一种空虚的忙迫之中，被一个个的教育及其理论运动所支配、所俘获。自然无法顾及自由了，无法持久性地思考教育与自由的关系。因为自由是和闲暇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自由教育就是一种闲暇教育。我们无法否认教育理论的大发展，但是

^① R. 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上卷）[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我们同样无法否认教育理论的沉沦与堕落。我们可能在无意识中由一个错误走向另一个错误。在今天，谈反思、批判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仍然没有摆脱成为空壳的危险，没有摆脱成为虚无主义式的胡闹之危险。现代教育正在丧失将教育和自由、人性、德性链接起来的能力，它甚至不能谈论这样的问题。它的优势就在于，只是在使用着“教育”与“自由”的名称，并不断地使“教育与自由”平庸化。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回溯，回溯到那些能够对其真正探索的思想家那里；回溯到现代性的源头，甚或回到古代。在那里，我们才可能知道自己的存在状况，才可能清楚它的意义。

圣伯夫说：我们应当不时向山顶望去，瞻望那些可敬的凡人，同时问自己：他们会怎样来评论我们？歌德曾这样说过，如果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发现了古希腊文学中已经存在的杰作，那么他是绝对不会动笔写一行字的。^①

如何反思、认识教育与自由的问题？这自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巨大问题，伟大的先哲们都曾为此劳神伤筋。平凡的我们何以认识？何以反思？也许我们需要认真地去理解那些伟大的先哲，如此才能严肃对待这一问题。这预示着我们必须与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一起思考。这样的危险便是，与巨人为伍，巨人就会把自己甩得越来越远；但是，自己可以“笨鸟先飞”，以勤补拙。这样的危险便是，与巨人为伍，或许只能跟在巨人的屁股后面，常常被人们以不能“创新”之诟病取笑

^① 欧文·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8页。

之。但是那样，自己无疑很踏实^①。因为一个“创新”的人往往也是一个无知的人。小说家布尔索说：“如果想嘲讽某人，那么大家就说他具有独一无二的创新力。”^②

卢梭——这个现代性转捩式的思想家——无疑深刻地意识到现代性自身的缺陷，意识到现代性教育的危机。歌德曾说卢梭开创了一个时代，当我们还沉浸在现代性的喜悦之中时，卢梭早已思索现代性以及现代性下教育的存在了。卢梭处在两种生活方式激烈的对抗之中，他所面临的正是自己的存在抉择。因此，他并没有仅仅在“罗陀斯岛上跳舞”，而且“跳出了罗陀斯岛”。或许这样，他对现代性的思索和现代教育的考虑才是全面的。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完整，在这个现代性的氛围下，他的《爱弥儿》以及相关的著作才显得那么不合时宜，被不断地分割使用，为一种平均状态的理解所同化。卢梭及其思想的命运恰恰证实了现代性下生活的残缺。现代性是乐观主义者，或许有些盲目地乐观。因此，卢梭以及思想（应该是文字）也只能作为他们的“笑料”（疯癫、迂腐、古板、社会化水平低等等足以成为他们的笑料）而已，就像伏尔泰在看喜剧时讥笑卢梭一样。“喜剧”在现实生活与教育中占了统治地位，笑声和快乐支配了我们。我们似乎遗忘了“悲剧”对于个人精神生活的教化与意蕴，遗忘了完整的生活有“喜剧”也有“悲剧”，遗忘了正是生活的完整性才使得我们认真对待生活、认真对待我们自己。卢梭以及其思想诠释了教育与生活的“悲剧”意蕴，诠释了教育与生活的困难。他要为自己的理想被生活流放，为自己的教育理念而有勇气承担“西西弗斯”之

① 我们这个时代盛行“我们站在巨人的肩上”，但是，我们又怎么能爬到巨人的肩膀上呢？或许他让我们爬上去是为了把我们重重地摔下，这样他就会远离我们。巨人愿意让我们站在他的肩上吗？要知道，站在一个人的肩上是十分危险的：一是，站在人家的肩上人家肯定不会答应，这等于是骑在人家头上（站在人家肩上就是骑在人家头上，我们可以想象出那种架势），骑在人家头上，人家肯定很愤怒，把你摔下来；二是，站在人家肩上，自己肯定站不稳，人家也要活动，这样自己就更不稳了，会摔下来的。“站在巨人的肩上”无疑给我们制造了一种虚幻的危险的意象，产生盲目自大的偏见和没有敬畏、没有巨人的后果。我们只不过是通过对死去了的对巨人的激情给予了侏儒以取悦侏儒而已。

② 欧文·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M]，第139-140页。

命运。他成为一个现代性境遇下的“孤独者”，自我解嘲、自我讥讽。他要以苏格拉底为伍，以柏拉图为伍，许多古代先哲都是他的朋友。他效仿他们、学习他们，他简直就是在努力做苏格拉底式的人。离开了《理想国》，他的《爱弥儿》几乎无法想象。他要用苏格拉底来审视自己的时代，思索现代性下的教育困境，以之来给现代性教育发展提供“拐杖”^①。他像莱辛一样，以一个公开的启蒙者身份审慎地与启蒙运动保持着苏格拉底式的距离，以绝妙的写作技艺提醒启蒙运动中的知识人搞清楚自己究竟在干什么。他怎样在现代性下做苏格拉底？怎样身处现代性下又保持距离？这无疑是思想的智力资源。

自由是卢梭思想的核心价值，卢梭的教育学正是按照自由展开的。卢梭思考的问题是在现代性下如何保障个人的自由。在其他思想家那里，自由就是各种因素对个人生活的不限制，因此，他们强调最弱化的限制，这自然有点“消极自由”的味道。无疑，卢梭同意对个人生活限制的解放。但他清楚，这样取向的危险就是培养出一个个不需要他人的私人，把拔根作为自由，把放纵等同于自由。这个自由可以让人“非道德性的”在遵纪守法下选择春官图。自由理想非但无法达成，拔根与放纵还会产生更大的不自由。他需要探索何谓“限制的解放”？这个不断扩张的自由解放是否趋向无所限制？这个“限制的解放”是否自足？卢梭似乎要教导我们，个人一定要扎根，要参与公共生活，把公共生活看成个人自由的生活，以之来缓和个人与公共生活对立造成的双重异化。自由就变为一种积极的行为，是一个人自我意志的行为。即一个人只有根据自我意志去行为时，才能体验到我们平时所言的自由。当一个人和自我意志相分离，他就感到了不自由。这个自我意志既表现在自我主动去追求美好之物的行为中，又表现在自我主动去克服、抵制丑恶之物的行为中。因此，在卢梭那里，爱弥儿的教育既需要养成不为非自然之物所役使之习惯、行为和意志，又需要充满对美好之物的爱欲。因

^① 莱辛就曾在《人类的教育》中说，自己就像一个瘸子，不用好自己的拐杖就根本无法获得知识的素养。

此，自由体现了人对现存事物的超越，自由是一种超越的生活。尽管在事实上，任何人都是有限的。自由是对完整的追求，是对异化的克服，是做一个完整的人的实践。如是，自由在卢梭那里表现为：一是自然人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下自然人的自由；二是社会人的自由，个人在参与公共生活中的自由；三是思想的自由，对终极、永恒、完美的追寻。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它们又是如何在教育中展开的？在现实中，它们之间如何能够和平共处？因为其中任何一种自由都足以破坏其他两种自由。而完整的自由才能限制这种为了自由而对自由的破坏。自由是斗争的实践，是有痛的行为，如此才能体现出作为一个自由人的力量。基于此，教育才需要认真对待自由，防止自由的畸变。教育是非常严肃的危险的行为。基于此，我们才更需要阅读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的曲折思考，体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如此，我们才可能获得一种自知的美德，才可能清楚我们自身到底怎么样；如此，我们才可能形成较为全面的问题意识，才可能降低我们生活及教育中的危险性。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的时候才起飞。但它需要度过一整天的时光，需要经历从黎明到黄昏的力量聚集。

我们需要努力做这样的智力储备，这完全是为了我们自身：在这种智力储备中审视自己、评判自己。这使得我们需要用心（并非是一种专心）去聆听思想家的教诲，如此，才可能克服这个自诩为自由的时代教育研究之症候——实用化、粗暴化、平庸化、娱乐化（哗众取宠化）和口号化（意识形态化）。

我们需要阅读卢梭。他最大化地展示了现代性自身的矛盾与危机，他总是在一种古今对比之中去审视现代生活及其教育，在一种完整的视界中思索生活与教育。因此，何以阅读、如何阅读并不是自明的。也许至今，我们还会不会阅读。我们需要放弃技术的武器，需要进行武器的批判，更需要思想上的谨慎与心灵上的准备。尊重文本、细心揣摩是起码的要求。尊重文本就是要将文本看成一个开放的、有魅力的生命体，需要用一种谦逊的、纯洁的心态去投入到文本之中。这需要我们清楚，自己所学的、所知的、所想象的永远是非常少的，任何所谓的自我创造对于文本而言都是可笑的，我们始终是侏儒。这并非意味着在这个阅读中

“中立化”，就像现在的学术研究一样，以丧失自我为代价。在这个阅读中，我们必须体现自己。这使得这种阅读并不轻松，我们需要在阅读中确立自己合宜的位置。我们必须面对被狂妄与乖张不断诱惑、撕扯的危险，既不“六经注我”也不“我注六经”。或许舒婷的诗《致橡树》能说明我们在这种阅读中存在状态：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缘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为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
不，这些都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自己、思考自己、问责自己、历数自己。正像鲁迅先生所说，我们不是在“隔岸观火”，而是要“燃烧自己”、“煮自己的肉”，在审判、剖

析与拷问自己的灵魂。如此，卢梭才能走入到我们的生活，对于我们有所教诲。因为，只有我们自己非常真诚的时候，我们敞开自己心扉的时候，我们才能被一个人真正地接纳。当我们伪饰自己、驱除自己而成为一个个“非我”时，我们是无法得到真正的、真诚的教育。因此，这样的阅读就是我们与卢梭之间的对话。它自然是一种有心的交流，而不是一种利用关系。

何以阅读、如何阅读的前提在于自我阅读。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生活去理解卢梭及其教育，而不是对其评头论足、指手画脚。卢梭说教育需要准备，唯其如此，一个人才能接受教育，才能让教育成为影响自身的实践。这是否意味着，卢梭需要读者的心灵准备，惟其如此，才能阅读他。当我们把阅读作为一种自我教育的形式时，这一猜测似乎是合理的。因此，阅读（教育）是对人的一种选择。难怪自由教育的主要形式就是一种阅读。阅读能够促使一个人的心灵发生转化。

我们需要心灵准备。如此，卢梭及其教育的思考才能成为我们生活与教育的需要；我们才能回到文本及其呈现形式上。尊重文本有着我们对于生活自身的思考，正是对生活自身的思考才使得我们去注意文本的呈现形式，才使得我们去挖掘文本的弦外之意，从而走入到文本之中，接受教诲，审视自己的生活。在《会饮》中，那个想接受苏格拉底教育的阿尔西比亚得斯就是通过对对自己真实生活的思考获得苏格拉底的教育。

苏格拉底让阿尔西比亚得斯忘却自己所拥有的外在虚华，让他在教育中忘却那个作为名人的美男子，因为这些东西并不需要苏格拉底的教育，它们只会将其视为“老土帽”。只有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才需要苏格拉底的教育。他的教育就是要让其成为自身之所需，让一个人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作为一个人之所需，从而降低那些不必要之需对于人的诱惑，以之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让教育成为一个人自身之所需，就是让一个人自己去教育自己。苏格拉底说自己只是负责接生。卢梭无疑赓续了苏格拉底的教育传统。他教育那些试图接受其教诲的人们，一定要确立他们与他自身的关系。他并不想树立雕像，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他只是让他们明白，他们所谓的好生活与好教育是有问题的，以此来推动他们对自己进

行省思，去寻求一种更好的教育与生活实践。他只是让他们明白还有更好、更美的追求，让这种更好、更美的追求成为他们自身的需要。这样，他们就会摆脱他的束缚，就会自我长大。

因此，如何处理卢梭与我们自身的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关系必须使我们能够自由，这是卢梭整个教育的关键。必须使每一个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避免他们之间形成依附关系：爱弥儿与他的老师之间是非依附性关系，爱弥儿与其他人之间是非依附性关系。这预示着教育必须克服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的依附关系。这预示着当我们试图接受卢梭的教育时，我们需要克服这种依附关系：既不能使其庸俗化，又不能使其圣化。卢梭自然清楚这一点，他必须给予求学者（阅读者）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能够施展自己的想象，让教育（阅读）成为一个自由的实践。因此，他绝不能像我们现代的教育者（著者），将求学者（阅读者）当做一个木偶来摆弄，让他们的想象力毫无生存的空间。卢梭必须思索自己作为一个教育者（著者）的存在方式，难怪他在《爱弥儿》一开始就说自己还不知道怎样著书。他的《爱弥儿》正是对于他自身的思考和反映。他知道在他那个时代，启蒙者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很强的号召力，那是一个知识崇拜或知识迷信的时代，那依然可能是一个盲信的时代。为了不让那些求学者（阅读者）自甘蒙昧，他自己亦必须确定自己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他要把这个任务——确立读者与自己的关系——承担下来，因为他知道大多数的读者并不能确立这个关系。他要像尼采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所有人的却不是任何人的教育者。这个任务几乎体现在卢梭所有的著作之中。这就使得卢梭的教育具有巨大的可能性，它并没有什么结论或答案，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生活获得思考与教诲，或者根据自己的生活对其置之不顾。他要使自己的教育像诗一样，具有无限的可开发性，他正是用诗来确立自己与读者的自由关系的。因为，他知道最早的伟大的教育家都是“诗人”。

“诗人”使教育成为一种艺术行为，他们身上体现出了教育自身的存在。显然，这个艺术的存在注定了教育者自身的命运。他必须承担被人们所误解、所利用的危险，但是，唯其如此他才能保护人们的心灵。唯有“艺术”的存在，才能